

文 學 叢 刊

恨 憎

端 木 蕤 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

恨 憎

夏 蕨 木 端

有影像

定價三角五分

憎恨

端木蕻良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額路一弄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刷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五十六集

夢之谷	蕭乾	遠天的冰雪	靳以	短篇
砂丁	巴金	草原上	劉白羽	短篇
憎恨	端木蕻良	兒童節	羅洪	短篇
苦難	沙汀	十月十五日	蕭軍	散文
牛車上	蕭紅	刻意集	何其芳	散文
生人妻	羅淑	竹刀	陸蠡	散文
野鳥集	焚	原野	曹禺	劇本
鹽的故事	寒	無題草	曹葆華	詩集
	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三版

目錄

鷺鷥湖的憂鬱·····	一
爺爺為什麼不吃高糧米粥·····	二一
遙遠的風砂·····	四三
萬歲錢·····	七五
雪夜·····	八九
吞蛇兒·····	一一一
渾河的急流·····	一二七
鄉愁·····	一七五
憎恨·····	二三三

被撞破了的臉孔……………二六七

後記

鷺鷥湖的憂鬱

一輪紅澄澄的月亮，像哭腫了的眼睛似的，升到光輝的銅色的霧裏。這霧便熱鬱的閃着赤光，彷彿是透明的塵土，昏眩的籠在湖面。

一羣鷺鷥，伸長了頸頸，刷刷的打着翅膀，繞着田塍邊的灌木飛過，大氣裏又轉爲沉寂，便是閃着翠藍色綠玉樣小腦袋的「過天青」，白天不住的攤開不倦的翅，在水面上來來去去的打胡旋，現在也不見了。祇有紅色的水蠅，還貼在溼霉腐亂的土皮上，發出嗡嗡的聲音來，……有兩個人在湖邊上。

一個個兒高高的，露着一付闊肩膀，跪下來在湖邊上開始鋪蓆子。那一個小一點兒的，瘦瘦的，抱着一棵紅纓紮槍，在旁立定了向遠看，好像要在遠遠的混濁裏，發現出邊界來。

『這天氣怎麼怎樣的霉……』他微微的附加着一口嘆息。

那一個並沒打理，鋪好蓆子，把兩手抱住膝頭，身子微撼了一下，抬着額頭來望着月亮。

『快十五了，咱們今天不在窩棚睡了，咱們在這裏打地鋪，也好看月亮。』

『這月亮狠忒忒的紅！』

『主災嘅！』

『人家說也主兵呢。』

『唔。』

兩個人都暫時靜默，湖對邊瀰漫過一陣白森森的浮氣來。在深谷裏，被稀疏疏的小紫楊圍着的小土邱上，閃動着一道游盪的燈光，鬼火似的一刻兒又不見了。

『小心罷，說不定今天晚上有「偷青」●的呢，警空點，我的鼻子聞得出來。』大個兒一點的說。

『那有什麼，嚇跑了就完了罷，那天沒有。』

『不成，今天得給他一頓好揍，快八月十五了呢。』

那一個誚諷的，『「燒餅」也當不得月餅呵。』

『誰說的，至少也痛快痛快手。』

『……………』

小一點的那瘦瘦的，放倒了紅纓繫槍，脫下了腳下的濕鞋，湊到蓆面上來。『霧

● 與「偷青」對待的，是「看青」。東北的看青制是這樣的。有兩種：一種是，一些年老或無力的

「閒工」志願的爲某一區內看守青苗，秋收之後則到區內各家討料爲酬。另一種是大地主自家僱用看青的，因爲地面太寬，防範的制度，就不能不周密起來，不過大都是由「半工」或年青的「長工」兼差的。而一般小農自耕農，因爲地面小，容易照顧，而且偷青的人對於他們的命運，如有同感，所以看青的事，倒反而少了。

更大了。』口中喃喃的說，心裏像蘊着一種無名目的恐怖，在暗中沒有排解的霎閃着一雙沉淵的眼睛。

這時月亮已經升起來了，一切的物象都清晰的漸漸的化作灰塵和把握不迭的虛無。暗影在每個物什的空隙偷藏着，凝視着人。那棵夜神樣的大紫楊，披下來的黑影，比樹身的體積似乎大了一倍，窒息的鋪在水面上。一塊出水尖石，在巨蔭裏蒼霉的發白。全湖面浸淫着一道無端的絕望的悲感。

『來寶哥，你今年多大了？』小的問着。

『二十三了，不小嘍。』那一個一團稚氣的答。

『我今年十六，媽說我明年就不拿「半拉子」錢了……』

『你呀，你還是少作一點兒罷，別心貪，這年頭兒啥年頭，你身子股兒軟，累出癆病腔子一輩的事。』

『可是怎辦呢，爹老了，去年討了三副力母丸也不見好……我要講年造一年

賺一百呢就活變開了。』

『你得講得出去呢，不用說你，就我唔，這年頭兒沒有人要，誰家敢說出一百塊錢要人，到上秋糧食打出一百塊錢了嗎……何況你又瘦瘦的……』

『我勤儉點呵，多出點活呵。』

『哎，就別管明兒個，「到那河，脫那兒鞋！」……呃，可是偷了來酒來了，你喝嗎？好酒呢！』他從褲腰底下掏摩了半天，掏出一隻「酒閉」來，又是一捲兒乾豆腐。

小的寂寞的搖了搖頭，看着他吃着。

『可是，瑪瑙，我忘記告訴了你，就要好了呢，聽說小×到×京合作去了，就要出兵了，這回是真的，不是騙傻子了，說是給義勇軍下了密令，從鞋底帶來的，所以一過關，現在身上都不檢察了，就檢察鞋底，說是讓義勇軍們先幹……』

『來寶哥，咱們也當義勇軍去好不好？』

『那還用說，到那時誰都得去，不是中國人嗎？』

瘦一點兒的瑪瑙沉在沉思裏。

『那時我們就有地了嗎？』

『地還是歸地主的，可是糧食值錢了，人有人要了呵！』

『我都知道——』瑪瑙又嘆息，『咱們沒好，咱們不會好的！』

『你媽要給你娶媳婦了嗎？』來寶沒頭沒腦的插進來。

瑪瑙紅了紅臉沒作聲。

『你吃乾豆腐吧，我吃不了……娶個媳婦，好像買一條牲口，你爹也好「交邊」了，享享福，剛才我在湖邊兒看見了他，哎，駝的兩頭都扣一頭了。』

『可是娶媳婦也得錢哪，我媽給兩塊布，那邊不答應，說這年頭女的值錢，要不是從小訂的，現在都想不給了。』

『噢，這年頭，他媽糊塗，兵荒馬亂，大姑娘放在家……哼，你吃乾豆腐呵，我吃不了。』

「我爹每天晚上咳嗽，半夜媽還得起來燒遍水，得用熱水往下壓呀……」

「哎……咱們睡吧，半夜還得起來打偷青的呢。」

來寶把兩隻紮槍放在兩人中間，便掀開一雙破棉絮來蓋了。『你不睡嗎？』來

寶伸出腦袋來問。

瘦瘦的默默的不作聲，扯開來棉絮的一角也睡下了。

遠遠的村莊裏，有一下狗叫聲，旋即靜滅。

霧現在已經封合了。另有一道白色的擾混的奶氣似的霧露還一捲一捲的捲起來，繞着前邊的蘆葦，濕冷膩滯的在水面團成幾乎看不見的水玻璃球。然後又兀自攤成一層黏霧，泛着白氣，漸漸的，又與上層的黃霧同化在一起。透着月光，閃着一廓茫無涯際的空洞洞的光。

「來寶哥，你說出兵，是在八月十五嗎？像殺韃子似的？」

「……………」

「來寶哥，你方才看見我爹了嗎……？」

「……………」

「你睡着了嗎……好大覺……」

「……」那邊骨啾啾的翻了個身。

「來寶哥……………」

「……………」

黑暗裏一雙絕望的眼睛向空無裏張着。

霧更濃了，對面已經看不清人了。

湖邊上的兩個睡得很熟。沿着他們身後是一壠一壠的荳稽，荳葉兒早已生機殆盡，包在荳莢裏邊的荳粒兒也都成熟了，祇靜靜立在那兒，等着人去打割。「荳哥哥」碰着這樣的月夜，也想不起來叫，因為濕氣太重，薄紗樣的「鏡駁」都滯住了。

乾枯的荳葉，花棧花棧的響了一陣，一會兒又靜下來。

瑪瑙夢中發着嚙語，『不要打我呵……下次再不敢了……呵……不要打我的腰呵……不……』一隻帶着花白的骨針的刺蝟，盲目的在他身邊嗅着，聽見他的嚷聲，便畏縮的逃回荳地裏去。

荳葉響動聲一刻一刻的大起來了，方才的那隻刺蝟，已經無影無蹤。

終於有割荳稭的聲音沙沙的傳出來。

瑪瑙打個鼻嚏，醒轉來，把耳朵貼在大地上聽着，是鐮刀聲，荳稭倒地聲，放鋪聲，腳步聲……他的眼睛在暗中睜大起來，懷疑的向着月亮看了一眼，大概想看出現在是什麼時光來。

他把手向來寶一推，『有人了！』聲音幾乎低到聽不見，他又推了他一把，來寶朦朧漲臉的坐起來，向他擺手，然後把耳朵貼在地上。『在「抹牛地」那邊！』他狡獪的笑了一笑。『一陣好揍！』

「捉他？」

「捉！一定的，月餅！」

於是兩個人悄手悄腳的爬起，向抹牛地那邊包抄過來。兩人都佝偻着腰，怕讓那偷青賊看見，事先逃逸了。瑪瑙抖抖身子也鑽進荳叢裏去，心想：『媽的，活該這賊倒霉，大過節的一頓胖揍！』手裏使勁的握住了紅纓紮槍。

霧很沉的，兩個人都不能辨別自己的伙伴兒在那裏，祇有在荳葉的微動裏，覺察出對方來。來寶以純熟的經驗，按照一個直線，到達抹牛地了。他將拳頭抱緊，如同一隻伏在草叢裏等着他的弋獲物走來的猛獅一般，兩眼睜大，略微停一停，向着紅霧裏望去。

瑪瑙心裏十分沉陰，看着混沌的霧氣，像一塊鬱結的血餅樣的向自己擲來，不由的心頭一陣冷悸……

忽的『噢~~~~』一聲慘叫，一件東西沉重的跌倒了，來寶早已和那人扭在一

起。

『老東西，這是你家的！』來寶氣喘噓噓的一邊揪打着一邊罵着。『這回老雜毛，你再叫！』他死命的揪住那偷青賊的頸子。

『爹爹！爹爹！』瑪瑙一陣狂喊也撲滾在地上的兩人身去。

來寶怔了一怔，揩着眼睛，『呵……』

躺在地上的老人，臉上罩着一層灰白色的慘霧，喉嚨被痰擁塞着，很粗魯的喘氣。臉上有一道污血涔涔的淌下來。

兩個青年都失措的不知道怎麼辦是好。

老人用仇視的眼光狠毒的望着他們，掙扎的站起來。雖然他的腰是駝到無可再駝了，但還可以斷定年青時他定是一個頑固而強健的農夫，至少三十年前他也是個「頭把刀」的「打頭的」。

『馬老爺，馬老爺……』來寶吶吶的嘴裏不知道說些個什麼。

老人向前一跳，拾起來地上的鏟刀和一條麻繩，回頭用眼向他們咒視了一下，便一高一低的走了。

兩個默默的走回湖邊來。

「你睡吧，我不要睡了。」來寶生氣的說，他又抱起了膝頭。

「你看不起我爹嗎？」

「胡說，你睡吧！」寬寬的肩膀動了一下。

「我……我不成喚，我要掙的多呢……」

「你掙得多又怎樣呢，能使窮人都好了嗎……？」來寶輕藐的用鼻子哼他。

「爹……咳，老了！」

「老！老頭子成呢！」

「成？」